

中国文史出版社

忆征程

李立著



忆 征 程

李 立 著

孙建宁 整理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7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忆征程/李立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7

ISBN 7-5034-0855-3

I. 忆… II. 李… III. 李立-生平事迹-回忆录 IV. K82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771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

装 订: 富利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125 字数: 22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199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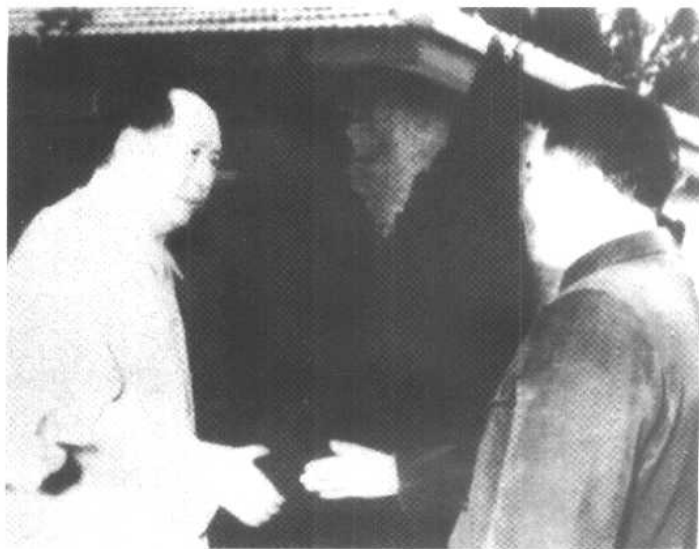
印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1995年李立同志为三湾改编遗址捐赠毛主席红军时期的青铜像。



1958年在河南郑州与毛主席合影。



1955年李立（左一）在河南洛阳陪同
朱德委员长视察。

一群湘赣的老战士集会延安 一九三九年五月



王首道、张启龙、谭余保、胡耀邦、王恩茂、周仁杰、段苏权、刘俊秀、易湘苏、李立（后排右三）等部分湘赣苏区老战友1939年5月在延安合影。



1982年在北京与原红六军团部分老战友萧克（左二）、张启龙（左三）、袁任元（左四）等合影，右一为作者。



1984年李立同志在家乡永新与贺敏学、周淑女合影。



1996年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后留影。

前 言

《忆征程》是一部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为主要内容的回忆录。作品较为全面、翔实地记述了我的童年时代、青年时代以及我投身革命后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记述了我是怎样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一个贫苦农民走上了革命道路，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全过程。同时，作品也从个体与群体的这一角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以百折不挠，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进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我生于1907年，原名叫李国华。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曾经历了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国解放以后又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86年离职休养并着手准备撰写这部回忆录，1993年初稿完成，又经过三次修改，最终定稿。

我写这部回忆录的目的，一是将我一生的经历对后人作一个交待；二是希望它能够作为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史料，让青年人了解我们那一代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无怨无悔地奉献出一切。要他们懂得，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充满艰辛曲折，坎坷不平的道路。从而使他们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更加坚定地跟着党走，不断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目 录

第一章

- | | |
|-----------|------|
| 童年时代的苦难 | (1) |
| 光荣入党获新生 | (3) |
| 三支步枪闹革命 | (8) |
| 创建政权分田地 | (14) |
| 巧破敌人“围剿”梦 | (17) |
| 艰苦的三层斗争 | (21) |
| 工农九攻吉安城 | (26) |

第二章

- | | |
|---------|------|
| 突围西征渡两江 | (29) |
| 木黄会师见贺龙 | (33) |
| 创新区分田扩军 | (37) |
| 智斗神兵破迷信 | (41) |
| 强渡两江入贵州 | (44) |
| 突破乌江入黔西 | (49) |

第三章

- | | |
|---------|------|
| 金沙江上的水手 | (54) |
| 翻越玉龙大雪山 | (59) |
| 甘孜城内反分裂 | (63) |
| 生死搏斗过草地 | (66) |
| 三军会师大西北 | (73) |

目 录

(78)	马列学院育英才
(80)	延安的整风运动
(85)	湘赣三年游击战
第五章	
(93)	南下出征渡黄河
(97)	两军会师在中原
(100)	南下勇士渡两江
(103)	抗战八年迎胜利
(108)	八面山中巧周旋
(118)	南下重逢井冈山
(125)	胜利北返会中原
第六章	
(130)	反内战重返延安
(135)	到晋西北搞土改
(141)	难忘的控诉大会
(145)	翻身农民建政权
第七章	
(150)	二次南下赴洛阳
(154)	挖银元雪中送炭
(157)	斗顽敌南阳解放
(160)	胜利重逢白鹭洲
第八章	
(163)	剿匪反霸在井冈
(165)	一上井冈山

目 录

二上井冈山	(169)
三上井冈山	(175)
遭诬陷冤案昭雪	(177)
第九章	
重新学习搞工业	(182)
建筑大军会洛阳	(185)
拖拉机厂动工记	(187)
铁牛诞生奏凯歌	(191)
第十章	
轰轰烈烈“大跃进”	(199)
三年的困难时期	(204)
调往贵州搞“三线”	(206)
三条铁路通贵阳	(207)
高原明珠乌江渡	(209)
“文革”十年大动乱	(212)
学习文化搞创作	(217)
井冈山角	(223)
民歌百首	(224)
七律诗	(244)
附录 言传身教沁德馨	
汗洒征程挥浩气	(274)
老红军的故乡情	(283)

第一章

童年时代的苦难

我的家乡在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它坐落在罗霄山脉中段九陇山下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盆地内，是个偏僻、宁静的小山村。这里既富饶又贫穷。说它富饶是因为这里有漫山遍野的翠竹、杉树和松柏，潺潺的溪水中有成群的鱼虾游来游去；说它贫穷则是因为这里的耕地面积少得可怜，而且土质贫瘠。所以，这里的人们大都以农、林、渔为生，生活虽不富庶，但多少年，多少代却都是这样过来的。

据上辈子人讲，我的祖籍并非本地人，而是福建省长汀县人，也说不清是哪朝哪代，为何原因，便举家迁置到江西省的宁冈县了，后来，又不知过了多久，有兄弟二人结伴来到三湾落户谋生，从此，他们便在这块土地上开荒种田，生息繁衍。到了我这一辈，三湾村的李姓本家人口已发展到了百十来口人了。

我是1907年的农历七月二十出生的。我的父亲叫李长寿，他是个勤劳质朴、性格憨厚的农民。他很能干，无论是开荒种田，还是伐木放排样样都很在行。我的母亲叫邹祥英，是个性格善良温顺、贤惠勤快的农村妇女。我原有兄弟姊妹五人，我是老大，下边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其中两个妹妹在很小的时候因得病无钱医治，便早早地离开了我们。我的弟弟叫李兴发，妹妹叫李石莲，他们与我相差八九岁，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我就投身革命离开了家，直到20多年后我才见到了他们。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贫穷，我家既没有田地也没有山林，家

中仅有的便是上辈人留下来的两间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那时，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主要是靠父亲租种地主家的五六亩薄田来维持生计。年景好时，一年下来除去交租外，剩下的粮食虽不多，但加上我家自己开荒地种下红薯还是可以勉强糊口的；如若遇到天灾或年景不好，那么全家人的生活就没了着落，一家老小就得忍饥挨饿地渡日子。每逢这时，我母亲便要身上背着、手里牵着我们兄妹几人上山挖野菜。回家后把野菜用热水焯一下，再把它切碎与红薯放在一起，一家人就凭着它充饥渡日。

我7岁的那年，父母为了日后家中能有个识文认字的人，以后不再像他们那样受苦受穷，便咬紧牙关，挤出钱来送我去读书。那时候我们的村里根本没有学校，只是村里的几户有钱人家为了他们的孩子能念书，就从外乡请来一位先生，办起了学堂，我便在那里读了三年的书。当时学的都是些“三字经”、“百家姓”、“学而”和“增广贤文”一类的古书。虽说教意不大，但却也从中识了不少字。后来，由于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我便辍学回家帮父母干些杂活。待我的年龄大些时，父亲托人把我送到地主萧光祖家开的油榨房里去帮工。那油榨房活像个地狱，夏天闷热得像个大蒸笼，冬天又冷得如同冰窟。而我一年四季只有一套单衣单裤遮体御寒，夏天还好过，可一到冬天就难忍难熬了，有时冻得实在受不了，就找些破布烂纸捆绑在腿上脚上。即使这样，手脚还是经常被冻得裂开口子，流血不止。为了能够多帮家里一把，我每天做完工后，还要上山打些柴草挑到街上去卖，用卖来的钱买回些盐巴拿回家用。

在我12岁的那年，母亲由于终日劳累过度，得了伤寒病，当时家里一贫如洗，既没有钱给她请医生看病，也无钱为她抓药治疗，这样母亲的病也就越来越重了。为了治好母亲的病，父亲只得硬着头皮向本村地主陈明德借了20块大洋。钱很快就用完了，而母亲的病却仍未见好转。没过多久，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便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母亲去世以后，家里的日子更难过了。父

亲为还债，每天起早贪黑地拼命干活，除了种地外，他还要挤出时间为人家伐木，放排。而家里的这一摊子事，便由我担负了起来。我每天不但要照料弟妹，而且还要料理家务。就这样，一家人万般艰辛，艰难渡日。

当我长到十五六岁时，就跟着父亲下田干活了，有时还要跟着他给人家伐木，放排。渐渐地我便成了父亲的一个好帮手，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地体验到了生活的苦难和艰辛。同时，也逐渐地感到，在这个世界上，穷人的命运是多么的悲惨和不幸啊。每当我看到那些地主老财对我们穷苦百姓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以及那帮子从县里下来的差人，横行乡里、催租逼债，任意欺压百姓时，心里就充满了愤恨与不平。我常常想，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穷苦百姓，整天从早到晚、从年头到年尾拼死拼活地干，可到头来仍是破衣烂衫，饥肠辘辘；而那些地主、差人们不但什么都不干，却有吃有穿，过着享乐无比的生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记得有一次，我同父亲在田里做活，便问起身旁的父亲，想从他那里得到解释，以解开埋在我心中许久的这个谜团。然而，父亲在听完我的话后，沉默了许久才叹了口气说：“这是人家的生辰八字好啊！”听了这话，我在那里愣了一会儿，可心里仍是半信半疑，我想若照此说法，我们穷人难道不是要苦上一辈子吗？我真咽不下这口气，但一时又搞不明白，只是在心灵深处感到：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穷人的命太苦了！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饥饿和痛苦中渡过的，伴随我少年时代的是贫穷和困惑。每当我回想起那段辛酸的往事，我的心就在颤抖。然而，也正是由于我亲身体验了那段痛苦的经历，才最终使我毅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光荣入党获新生

1926年，在阴霾笼罩着的中国大地上，骤然间刮起了一股猛

烈的革命风暴。由国共两党组织、率领的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兵分三路进行北伐，以武装斗争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北伐大军在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一路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接连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与此同时，为策应北伐军的行动，由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也先后从湖南、湖北两省兴起，并迅速地向全国各省农村蔓延。一时间，广大的贫苦农民被发动起来了，他们纷纷组织起农会，向一切曾压迫过他们的土豪劣绅展开了勇猛的攻击。封建地主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一切反动势力被吓得失魂落魄。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也在这场狂飚般的革命风暴中摇摇欲坠。

我们的三湾村，地处湖南、江西两省的交界处，从村子南边翻山走小路只须几里远，便可到湖南省的茶陵。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这里已成为两省农民交换货物的贸易点。每天这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农民、商人们在交换商品的同时也把听到和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消息、见闻传递过来，所以这里虽然偏僻，却不闭塞。而由湖南、湖北两省率先发起的这场农民运动和北伐军的消息就像一缕春风很快就吹遍了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使这里长期受压迫和受剥削的穷苦百姓们精神为之一振。于是，这里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他们奔走相告，相互传递着那些令人振奋的消息。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听到这些消息后更是惊奋不已，整天凑在一起谈论着北伐，谈论着外省的农民运动。那时，我们并不懂得许多革命道理，也不晓得农民运动的意义，只是从心里羡慕和钦佩那些外省的农民敢于起来造反，敢于打倒那些曾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老财们。同时也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像他们一样起来反抗地主老财，能像他们那样挺直腰杆儿做人。正当我们议论纷纷，商议着要效仿外省农民的样子组织起来对地主老财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一个叫萧国柱的田西村青年在南昌读书回家途中路经我村，他为我们又带来不少外省农民运动发展的新消息。他对我们说：“现在北伐军已攻克了武汉，各地的农民运动

也发展得很快。你们大家要赶快行动起来，莫错过机会，把农会组织起来打倒那些骑在穷人脖子上的地主老财们，建立起穷人自己的政权，闹翻身求解放。”听过他的这番话，我们感到很振奋，组织起来闹农运的信心也就更足了。于是个个磨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可这农运究竟怎么搞？谁带这个头儿呢？便有人提议要萧国柱带着我们一起搞。萧国柱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要求。他说：“既然大家信得过我，那么我就来挑这个头儿。今后我们要团结一心跟地主老财们斗到底，为能让穷人翻身解放就是坐牢杀头也无怨言！”后来，我们才知道萧国柱就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派来组织我们搞农运工作的。我们更觉得有了主心骨。就这样，我们几名年轻人和村里的几名积极分子在萧国柱同志的领导下，开始着手组织和筹备成立三湾村农民协会的事了。经过一番商议，我们选举出了村农协会主席和农协会委员十几人，并决定召开大会公布农会成立的消息。几天以后，我们在田西村召开了群众大会，向几个村的贫苦农民宣布：“三湾村农民协会成立了！”一时间，会场沸腾起来了，广大的贫苦农民为有了自己的政权而感到欢欣鼓舞，扬眉吐气，掌声、口号声响成了一片，鞭炮声和锣鼓声震荡着小山村。会后，由我们农会会员带领着广大贫苦农民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农民协会万岁！”等口号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看着那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看着那千百条挥舞的手臂，我深深地感到昔日那些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开始觉醒了，他们在农会的领导下，开始向曾欺辱压迫过他们的一切势力公开宣战了。长期积蓄在他们胸中的怒火今天终于喷发出来了。这熊熊怒火将把一切罪恶的势力连同那黑暗的社会统统烧为灰烬。

我们的农会成立后不久，一天，萧国柱同志把我们几名会员找到一起，要我们把村里的放排工、伐木工召集起来开个会。会上，他对十几名放排、伐木的工人讲述了一些革命道理。他说：“为什么我们的工人兄弟、农民兄弟常年累月地拼命干活，却总是受穷，受压迫？为什么那些地主老财从不干活儿，却过着享乐不

尽的生活呢？这并不是因为穷人生来就命苦，也不是地主老财们的生辰八字好，而是他们手里握着刀把子，身后有反动派、军阀给他们撑腰。他们有权力。如果不把这些人统统打倒，不把他们手中的权力夺过来，我们这些穷人就永远翻不了身，就永无出头之日。现在各省发动的农民运动，目的都是一个：要打倒一切军阀反动派和地主老财，彻底推翻这万恶的社会，由我们工人、农民自己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归农会！我们的工人兄弟和农民兄弟都是受压迫者，所以我们是一家人。团结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工会小组与农会一起肩并肩地与地主老财们进行斗争，为天下穷苦人的翻身解放而奋斗。”大家听过萧国柱的这一席话后，顿感耳目一新，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多少年来积聚在我们心中的困惑和疑虑，瞬间也一扫而光。就这样，在萧国柱同志的指导下，我们又很快地组织起了“三湾村工会小组”。

自从我村的农会、工会小组成立以后，全村的贫苦百姓都被发动起来了。他们在农会和工会的带领下，冲进了地主老财们的家中，把那些昔日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地主老财都统统地抓了起来，戴上高帽上街游斗。这些千百年来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重的“泥腿子”第一次体验到了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人的喜悦心情。个个扬眉吐气，兴奋不已。于是，他们也就愈发地支持和拥护我们的农会、工会小组了，而我们这些会员们也在斗争中受到了鼓舞和锻炼，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意义和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提高。

1927年的2、3月间，萧国柱同志看到我们几名农会、工会会员在斗争中进步得很快，便分别找我们几个人谈话。有一天，他找到了我，关切地问我：“国华，你听说过共产党吗？”我说：“我早就听说过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是天下穷苦人的大救星，是领导我们闹翻身、求解放的带路人，我要一辈子跟定共产党走。”他听了我的话后，笑着点点头又问道：“那你愿意参加共产党吗？”我爽快干脆地说：“我当然愿意了，只是不知我够不够条件？”于是